

乡志

中国作家协会
2010年重点扶持作品

长篇

愚石◎著

山东文艺出版社



志

中国作家协会
2010年重点扶持作品



愚石◎著

山东文艺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乡志 / 愚石著. — 济南: 山东文艺出版社, 2012. 8
ISBN 978 - 7 - 5329 - 3554 - 3

I. ①乡… II. ①愚… III. ①长篇小说—中国—当代 IV. ①I247.5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12) 第 188883 号

乡志

愚 石 著

主管部门 山东出版集团
集团网址 www.sdpress.com.cn
出版发行 山东文艺出版社
社 址 山东省济南市英雄山路 189 号
邮 编 250002
网 址 www.sdwypress.com

读者服务 0531 - 82098776 (总编室)
0531 - 82098775 (发行部)

电子邮箱 sdwy@sdpress.com.cn

印 刷 莱芜市华立印务有限公司
开 本 720 毫米 × 1020 毫米 1/16
印 张 23.25 插页/2
字 数 356 千字
版 次 2012 年 8 月第 1 版
印 次 2012 年 8 月第 1 次印刷
书 号 ISBN 978 - 7 - 5329 - 3554 - 3
定 价 35.00 元

版权专有, 侵权必究。如有图书质量问题, 请与出版社联系调换。

题 记

公元 2007 年是农历丁亥年。有诗曰：太岁丁亥年，高低尽得通。吴越桑麻好，秦淮豆麦丰。三冬雨水多，九夏禾无踪。桑叶前后贵，簇畔不施工。卜曰：夏种逢秋渴，秋得八分成。人民多疟瘴，六畜尽遭迍。

这一年，黄帝故里拜祖大典在河南新郑姓氏广场隆重举行。

这一年，县乡村三级同时换届，百姓称之为换届年。

这一年，在仙鹤乡，有这样的人和事，被记入鲁中南农村的断代史。

目 录

正月.....	1
杏月	40
桃月	69
梅月	97
榴月.....	136
荷月.....	167
兰月.....	204
桂月.....	234
菊月.....	258
露月.....	298
葭月.....	323
腊月.....	365

正月

1

一大早，村支部书记柳恒稳家里两扇高大的铁门上就糊上了两条白纸，大门的一侧挂出了纸嘟噜，再加上空气中弥散着的草纸烧过的味道，让书记老母亲样板老太在大年初一就驾鹤西游的消息迅速传遍了大街小巷，成了全村老少见面后打招呼的第一个问题，“书记的娘死了，知道不？”“书记的娘，样板老太？”然后脸上便露出将信将疑或是莫名其妙的笑容，如草纸的味道，醉人且暧昧。

样板老太病了好长时间，村里人早就知道。看着她整天闭着眼睛，只有游丝般的呼吸，骨瘦如柴，早已经没有了往昔的精神模样，无论街坊邻居还是家里人，都以为她撑不过春节。但柳恒稳心里清楚，母亲一定会坚持住的。过了春节母亲就是八十五岁了，她以前多次说，她一定要活到八十五岁再走。她在等着这个时间，或者说是这个时间早在前面等着她。样板老太一辈子不信命，她信“与天斗与地斗与人斗其乐无穷”，信毛主席说的任何一句话，她信电视上天天说的党的方针政策，比如“三个代表”，比如科学发展观。样板老太对亲戚邻人家长里短的不在意，却十分在意电视上中央领导同志的活动，谁去了哪儿，做了些什么。只是近两年她的记忆力明显不行了，头一天看的新闻第二天就记不起讲的是什么了。直到八十岁之前，她都可以背出中央电视台前三条重要新闻的全部内容，八十岁之后则是一天不如一天。但样板老太就是样板老太，她宁愿承认自己老了，就是不信命。百姓中间有句俗话，七十三八十四，阎王不叫自己去。孔孟两位圣人一个活到七十三一个活到八十四，这是人的大限。可样板老太偏偏不信这个邪，她说她一定要活到八十五岁。她说她一辈子大字不识一个，却能背过那么多圣贤书，她是圣贤弟子，理应活得长些。也正因为会背那么多的文章，样板老太从年轻时，就被村里公认为除了私塾先生、小学老师之外最有文化的女人。

这也让样板老太成了村里年长一些的女人中唯一用“我”代替“俺”说话的人。样板老太经常开玩笑说：“‘俺’听着土气，‘我’才有文化。”“那你写个‘我’字看看。”有人反驳。样板老太无言，有些难堪，于是回来后让儿子教她写“我”字。七扭八扭终于学会，天天操练，最后一个“我”字竟形成了样板老太独有的特色。以至于后来，样板老太如所有当家的男人一般，一定要亲自签家里所有的合同书、意见书。一个大大的“我”字便让所有人明白，“我”就是样板老太。

快到半夜十二点的时候，柳恒稳让老婆邵秋之如往年一样，做好了年夜饭，下了水饺，把碗端到母亲床头，小声地说着：“娘，过年了，起来吃点东西吧。”

样板老太奇迹般地睁开了已经闭上二十多天的眼，喘着粗气，说：“扶我起来，给我换上衣服，我吃五更饭（俗语，即年夜饭）。”

儿媳邵秋之今天专门包了一碗小水饺。水饺小巧，如大个的花生般大小，并且都捏上了花。馅儿也是样板老太最爱吃的韭菜肉，香气扑鼻，没出锅，空气中就已弥漫着鲜嫩的韭菜味。柳恒稳两口子一个扶着样板老太，一个用瓷勺喂样板老太，小心翼翼，老太太竟然一口气吃下了七个。

外面的鞭炮声渐次响起，忽高忽低，忽远忽近，刺破天空的烟花瞬间亮起，又瞬间消失。淡淡的火药味和着年夜饭的香气，以及高低不同的吆喝声，在空中四处蔓延。“我还想刷牙呀。”老太太吃完水饺，用游丝般的声音说。柳恒稳亲自去端来牙缸，兑好水，试了试水温，在牙刷上挤上了一点点牙膏。做这些事的时候，柳恒稳几乎是怀着一种崇敬的心情。柳恒稳知道，母亲四十岁以后，就开始学着上级到村里挂职包村的干部，用牙刷牙膏刷牙。母亲常说的一句话是“城里人的牙是刷白的”。对这句话，城里包村的干部们哈哈一笑，村里人却是信以为真。以至后来，大部分和母亲年龄相仿的媳妇姑娘们，也都开始学着城里人的模样，每天一早一晚地刷牙。有些人甚至专门到大街上刷，以显出自己与其他农村人的不同来。

样板老太吐漱口水的声音已经没有了以往的响亮。以前的响声在柳恒稳看来，有些夸张，牙刷与牙缸的碰撞声，与母亲的性格一样，有些略显故意的张扬。今天的样板老太，把牙刷放在牙缸里，呆呆地看了好长时间，最后长长地叹了口气：“好了，你们都出去，我要和恒稳说几句话。”娘从什么时候开始叫他“恒稳”的，柳恒稳已经记不起来了。除了对几个女儿常常叫闺女之外，样板老

太对几个儿子一直以大号相称，她常说：“大号就是人长大了的名号，小看不得。男人的大名是一座牌坊，立得住立不住，全看男人走什么样的道。女人的大号是一阵风，叫叫就过去了。在娘家没人喊大名，在婆家就更没人喊了。起了这样的名字只是摆设，白起。”

“娘，啥事？”柳恒稳拉住母亲的手，问。

“去把我箱子里的小木盒子拿来。”样板老太所说的箱子是她的嫁妆，用了一辈子，大红枣木的，漆虽然剥落，却依然非常结实。

样板老太让柳恒稳把木盒打开，然后颤抖着从里面拿起一只玉镯，仔细端详着：“这木盒子里，全是我背过的主席语录，都随我一起埋了吧。只是这玉镯，是村东头地主孙连金的老婆送给我的。那女人有个很好听的名字，叫苏宛如，琴棋书画没有一样不会的，针线活也比我的好上十倍几十倍，唱的戏文也好听，张生崔莺莺的那一段，叫什么来着，能把娘唱得流泪。她越好，娘心里越不好受，越想超过她。娘这一辈子就比着她，凡事儿都得强她一头。”

样板老太习惯把“毛主席”简说成“主席”，她说这样亲切，并且每次说“主席”两个字的时候，语气里满是骄傲。只是今天，她即使说“主席”的时候，也似乎没有了多少的力气，说话的声音越来越轻：“‘文革’开始的时候，她来求我，让我多替她说些好话。她是资本家的女儿，再加上地主的老婆，她害怕这种出身会让她丢性命。她送给我这只手镯，我本想推辞，可偏偏那么喜欢，就收下了。这也成了我的一块儿心病。收下她的手镯，让我觉得自己比她上等，娘心里虚着呢。”样板老太再次停顿下来，好长时间，她又说：“现在我要走了，不能带着别人的东西上路。几十年来我把这手镯和主席语录放一块儿，就够反动了，不能再带着另一块污点去见马克思。手镯呢，还给孙连金的儿子，也算是物归原主。不过想想那个女人，也真是让人看着就喜欢，风一刮就吹倒的样子，总让人心疼。她还经常为一片叶子落下来掉泪，为被雨淋湿的小鸟流泪，也不知道她脑子里到底在想什么。如果不是因为她成分不好，娘会和她成为好姊妹的。”

柳恒稳紧紧抓住样板老太的手，感觉她的体温越来越低，手指几乎感觉不到一丝的温热。样板老太又说：“还有，恒稳，你是一家之长，我走了，你要带好兄弟姐妹，要和娘一样，有个比着的，这样活着才有心劲儿。苏宛如比我早走几年，后来娘就觉得没有了多少活头，活得没有了心劲儿。要不是有个八十五的大

限，娘活不了这么长。现在好了，娘没有什么记挂了，娘也要走了。恒稳，上了西天还划不划成分啊？如果划，娘还想当贫农。你一定记住，给我陪葬的东西，一定不能太多。”

柳恒稳不知该说些什么，他只感觉母亲干枯的手越来越凉，这凉似乎浸到了自己的心脏。

“我该走了，把我抬到堂屋里去吧。”样板老太轻闭上眼，一脸的安详。

柳恒稳招呼三个兄弟，慢慢地将母亲移到客厅，那里早就准备了一领新箔。这几年种高粱的人少了，买箔也很难了，这领箔花了六十多块钱呢。

把老人放平，其他办丧事用的东西早已经准备停当，包括嘴里含着的衔口钱。这种代表一个人死亡之后富裕与否的标志物，早就被柳恒稳放在随手可取的口袋里。以前人们普遍用的是铜钱，但现在铜钱越来越难找，便开始流行在五分硬币上打个洞充当。也有人用一元钱的硬币，但打洞的难度相对大些。人死且死了，一元钱和五分钱又有多大差别？但柳恒稳在乎，他准备了两枚一元钱硬币，两枚硬币在柳恒稳口袋里已经装了好几个月了。柳恒稳把两枚钱拿出来，仔细地用红色的线绳穿起，一枚含在母亲嘴里，一枚系在母亲上衣的第二个扣眼上。柳恒稳慢慢地坐下去，坐在母亲身边，拉着她的手。他感觉到母亲的体温一点一点地消逝，心疼也随之加深，越来越疼。为缓解心里的疼，柳恒稳一只手捂住心脏位置，另一只手四处拉平母亲的寿衣。从母亲六十岁开始，柳恒稳就让老婆弟媳们开始为她准备寿衣了。民间有个风俗，越早准备寿衣，老人的阳寿就会越长。也正是从那年开始，柳恒稳每隔两年，都要买上一套新表新里新棉花，重新为母亲做一身，准备老人走的时候一并穿走，想想已经有七八身了。今年的这身是最近才做的，布料上还有折叠的痕迹，衣缝间还有棉花清新的味道。能够让母亲温暖地离开这个世界，对柳恒稳而言多少也是一种安慰。想到这里，柳恒稳的肩膀开始抖动，眼泪不可抑制地流了出来。

样板老太病了很长时间，家里所有人对老人的离去，都有了充分的思想准备。但事到临头，却还是控制不住心里的悲伤，兄弟几个都哭出声来，几个儿媳坐在旁边抹眼泪。看到兄弟几个号啕大哭的样子，几个儿媳终于大声哭起“娘啊俺的亲娘”，嘹亮的音调明显多了些喊的成分。自古有句俗语，隔一层差一皮，真的一点不错。几个孙子孙女似乎并没有太多的情感变化，一脸的肃穆之外，并

看不出太多的哀伤。

样板老太的呼吸渐渐变成虚无，终于再也没有了鼻息。柳恒稳心安于母亲走得安详而没有痛苦，她是老死的，到最后都没有查出什么大毛病，只是各个生命器官的衰竭，让她走到了生命的尽头。

一家人的哭声被淹没在远远近近的鞭炮声里。这样的除夕，这样的春节，忽然让柳恒稳心里有一种说不出的味道，悲凉，而又无奈。别人在欢声笑语中辞旧迎新，除去了一年的晦气，一年的不顺，而他呢，却在这样的時候失去了最亲最近的人。一丧三年坎，自己已是快六十岁的人了，到了经不起折腾的年纪，三年的晦气会给自己带来多少的不顺？柳恒稳不知道。俗话说，“一顺百顺，一难九难”，但不管怎样，日子还是要过，兵来将挡，水来土掩，世上从来就没有过不去的火焰山。况且，他是族里的长者，是村里的支部书记，还能有多少自己不能应对的难事呢？

柳恒稳让老婆把灶里原本燃着的火熄灭，这样的年夜饭，已经不能再吃了。农村有个普遍的忌讳，只要死了人，在火化之前，任何亲人是不能吃饭的，否则死去人的疾病就会通过饭食传到吃饭人的身上。所以在火化之前，总有一碗满满的酒，喷到死者身上，避邪，祛病，盛酒的碗也要越过自家屋脊抛得远远的，似乎要把所有的疾病、不顺、晦气全部抛掉。

村里有个传统，人们吃过年夜饭就要互相串串门，尤其是辈分小的要到长辈家里去拜年，磕几个响头，说几句过年的话。所以那些原本想到书记家里拜年的人，进门以后才发现，书记家老太太已经去了，不能再拜年了，想好的拜年词在肚子里打着结，脸上堆积着的笑容瞬间变成了哭丧着脸的吊唁，让人心里很不舒服。走出门一边骂着“操，晦气”，一边在转瞬间变换脸色，然后谈笑风生地到下一家拜年。“你知道烧香摆供先摆哪儿后摆哪儿？烧香先烧哪儿？我告诉你，先是天井里的香台子，然后是祖宗牌位，第三是灶君爷，第四是门神，第五是保家客。你知道灶君爷为什么只要一炷香？因为那炷香是一根烧火棍。灶王爷的供为什么是全的？因为所有的菜都要经过他的眼，所以每个菜都得让他尝尝，这就叫要想从此过，留下买路钱，和现在的人一个样。”街道上三三两两的人交流着春节自古以来的一些风俗习惯，不管自己说的是对是错，也不知是从哪儿听来的。“还有，这大年初一碰见死人是好事，出门看见发丧的，这是大喜呢，做生

意的更讲究这些。”

但在这些拜年的人中间，尤其是那些自家有老人的，心里不免要嘀咕，下一个走的老人应该是谁家的。多少年了，村子里一直有一个规律，单年走单，双年走双，并且绝不少于十个。2007年是单数，死去的老人自然是单数了。只是没人想到，打头的竟然是样板老太。这个好强了一辈子的女人，死也要在这一年里拔头，走在大年初一。

这个村子叫仙鹤村，是阳山市最大的行政村，人口在四千人以上。这个村子出名不仅仅因为它的人数为全市最多，还在于它曾经在历史上的红极一时。这里曾经是省委书记的联系点，是全省斗改批的样板和典型，唱忠字歌，跳忠字舞，是村里所有人的拿手好戏。并且直到现在，还有许多人酒后放歌，一边缅怀历史的荣光，一边跳着忠字舞歌唱新时代的进步。忠字歌的曲调在仙鹤村成了一种历史传承，男女老少都能配上自己的词唱上几首。忠字舞则更是被年轻人加入现代舞的成分，有人还配上踢踏的乐曲，把传统忠字舞跳得不伦不类。老人们看不惯，便时不时地说着世道变了之类的话。但有些事是永远也变不了的，比如，那个时候建设的忠字礼堂，直到现在还完好无损地矗立在那儿，成为村里开会聚集的重要场所，也是一段光荣历史的最好证明。许多人常常流连在礼堂前后，回想着当时热火朝天的战斗场面，从全省调来的建设物资，从全县调来的建筑工人、汽车、马车、手推车，如流水一样来来往往，建成了这座能容纳三千人的大礼堂。省委书记说，那是当时全省最大的礼堂。由此仙鹤大队也成了全省的典型，到村子里学习的人络绎不绝，最多时一天可达两万多人。为了出行方便，省里出资为村子修好了通往县城的道路，这条路的质量极好，直到现在仍然平整如镜，畅通无阻。

天渐渐亮了，村书记柳恒稳叫过儿子柳方鹤：“马上到红白理事会大总理颜景观家里去一趟，告诉他你奶奶在今天子时走了，让理事会过来议事。”

柳方鹤刚要出门，又被柳恒稳叫住。柳恒稳特意叮嘱儿子：“记住，去了之后，要先磕头，再说事。”

改革开放以后，村里为了破除封建迷信，开始实行火葬，成立了专门的红白理事会。在此之前，都是村里出面，主持各种形式的婚丧嫁娶。每到这种时候，柳恒稳俨然成了所有人的主心骨，里里外外地忙。成立红白理事会也算是放权

吧，也应该是村民自治的内容。当初挑选颜景观做大总理，还是柳恒稳的提议，因为村里的三大姓柳、颜、孙，无论从威望、族风以及考上大学的、在外面混事的人，都是颜姓人居多。这与颜氏家庭的门风有关，也与仙鹤村的历史有关。

柳方鹤回来说，颜景观和他族里的几个老人，正在家庙里祭奠呢，拜完了祖宗就过来。年初一祭祖是颜家的风俗，雷打不动。颜氏家庙是一座兴建于元代的建筑，因为二梁不在大梁上的独特建筑风格而闻名于世，历朝历代尊儒的传统更使颜姓人平添了无数的荣耀和尊宠。而同时期兴建的颜林，也同样享受着普通百姓充满羡慕的“宁入颜家林不入自家坟”的特殊地位，入了颜林就可以免除所有的徭役赋税，这是元代以后一直世袭的规矩。

大约一个小时之后，颜景观才叫了理事会的其他几个人，踱着方步走进柳恒稳家里。看见他们进来，柳恒稳最先跪下去。家有丧事矮三辈，见了谁都要磕头的，这是规矩，不管自己是多大的官，不管别人是多小的辈，见了成年的男子就要跪，不这样做就要被街坊邻居笑话。对女人则不需要这样的礼节，即使来吊唁的女人，也只是由女人们陪着哭几声即可。村里还有一个风俗，孝子孝孙们从家里老人去世的那天起，就不能沾床，不能坐凳子，只能跪在或者坐在地上。只是这几年有些礼节好多人都不太讲究了，无论事主还是外人，都对孝眷们更多了些理解和宽容。谁家都有老人，谁都可能有的地方，互相迁就着点，总没有多少坏处。

但大总理颜景观对这些礼仪却丝毫不敢马虎。颜景观向来是极讲究的一个人，无论衣食住行，还是为人处世，都非常讲究祖制和传统，也便不自觉地要求任何人都不能乱了祖上传下来的规矩。颜景观经常挂在嘴边的一句话就是，“这是规矩，任何人都不能乱了”。只是太多的规矩已经很少有人愿意遵守了，尤其是这些丧事上的礼仪，许多人并不太懂，便由他全权处理，一手操办。这几年颜景观一直想找一个合适的人能继承他的衣钵，能把他所知道的这些礼节都传下去，但现在的年轻人，没有几个愿意学。儿子颜世道是一个合适的人，头脑清楚，能说会道。但小时得了小儿麻痹症，走路一瘸一拐的，办喜事丧事都不合适。前几年他一直想在自己的家族内部找一个晚辈手把手地教，不知是自己选人太挑剔还是现在的孩子确实不成器，一千多人的家族竟没有一个合适的人选。这两年颜景观开始从柳姓家族里找，去年发现一个年轻后生叫柳昭潜的，那是柳方

在家的孩子，聪明伶俐，小伙子长得也周正，人品又好，可人家对这个不感兴趣，说自己没有这个能耐。那天颜景观听到“能耐”这个词，心里动了一下，现在的年轻人能认为这个是“能耐”的就不多，都把这些程式当做繁文缛节不予理睬。“能耐”这个词让颜景观心动，所以他更想把自己几十年的积累教给他。可那孩子就是不学，颜景观让好多人去做工作，他就是不肯，他情愿自己走街串巷地收粮食，也不愿意跟他学这个。这可是一辈子不愁吃不愁喝的好差事，这孩子竟不知个好歹，也算是他与自己无缘，颜景观经常为此惋惜。找一个合适的人继承他的衣钵，长期以来成了压在颜景观心头的一件大事。

“大兄弟，一定节哀，你也是一大把年纪的人了。老人家八十五岁，是人的大限，孔夫子也没有活到这个岁数。你们做儿女的，该尽的孝尽了，该尽的心也尽了，没有留下遗憾。老人一辈子修身积德，又修了个四世同堂，儿孙满堂，并且个个争气，老人家没有遗憾，按风俗应该算是喜丧。老人家风光一世，走的时辰也好，给你留下了不光是一天的饭食，还留下了全年的财路。”颜景观这样说，是因为农村常常根据人走的时辰判定后人是不是有钱，走的越早说明留下的钱越多，走的晚的都说坑人鬼，要吃完家里的最后一顿饭才走。

柳恒稳摇了摇头。如果真的如颜景观所说，他倒是能安心一些。但按照自己的理解，应是母亲吃光了一年的饭才走的，连最后的年夜饭都没有留下。真是这样的话，母亲从年头吃到了年尾，这是不是柳家即将败落的征兆呢？管他呢，人各有命，任何事都不是强求的。柳恒稳从里屋的柜子里拿出一袋上好的茶叶，抓了一大把泡上。那是他春节前专门到城里买的，原想用来招待客人用。柳恒稳家因为族门比较大，每年春节后要有二三十家的亲戚必须走动，烟酒自然用得特别多。今年老人的去世，省了亲戚的走动，也省了待客的酒菜。柳恒稳让老婆涮了涮茶碗，亲自把壶倒上一杯茶。柳恒稳倒的茶很浅，只有七分。倒酒倒满，倒茶倒浅，这符合颜景观常说的规矩。

柳恒稳毕恭毕敬地把茶端到颜景观的跟前：“大哥，喝茶。”

按街坊，柳恒稳和颜景观是同辈。在红白喜事的礼仪上，颜景观比柳恒稳知道得多多了。在这些事上，柳恒稳向来不与颜景观争高下，但在其他一些事上，比如在村子里的影响力，两人暗地里是一对竞争的对手。柳恒稳向来把自己和颜景观看做是忠字礼堂前的两棵大杨树，都是铆足了劲儿地长，地下争养分，地上

争阳光，谁都不输谁，又都是因为对方的存在感受到自己的挺拔。所以他在处理和颜景观关系上，遵循的也是自然法则，表面上两人好得如同一个人，两家的重要客人都要让对方来陪，但在心里，却是谁都不服谁的气。按说在村级事务上，颜景观是没有发言权的，因为他没有村里的任何职务。但因为他是颜氏的族长，对村里的大事小情都有着较大的影响能力，所以柳恒稳不得不有些忌惮，对他高看几眼，多敬几分。柳恒稳想起娘说的要有个比着的，颜景观算不算呢？从某种意义上讲他算得上，但更多时候，他算不得自己最理想的竞争对手，因为颜景观对村里的事向来不关心，也没有多少治村治人的道道。

柳恒稳在地板上坐下去，他似乎看见母亲的遮面纸动了一下，仔细一看，竟还是原来的模样，心里的痛不觉间拧成了一个麻花。他在想，还有什么让娘走得这样不安心呢？

颜景观很受用柳恒稳端上来的第一杯茶，这不是一般的茶，而是一杯代表尊敬和地位的茶。这第一杯，没有人敢用，除了他颜景观，所以他品茶的模样便有了几分陶醉和满足。再就是从柳恒稳倒茶的深浅度上，说明他还是知道茶七饭八酒十一这些最基本的待客之道的。想到这些的时候，颜景观感觉自己有些小看柳恒稳。几十年的村干部，这些事多少是懂的。这么多年来，柳恒稳为村子里做了许多事，颜景观打心眼里佩服。但这些敬佩是不能表现在语言上的，因为自己代表的是一个家族，是一个方面的力量。村里的人，族里的人，或在明处，或在暗处，都在比试着不同的力道。今天这个占些上风，明天那个略微胜出，说白了，这些恩怨是非，只是生活中的趣事罢了，其实并没有多严重的利害冲突，更没有什么原则性问题。一代代的人居住繁衍，一代代的人攀亲附戚，就这样生活着，没什么大不了的。

颜景观为自己的大度和通达快乐着，他轻吸了几口茶，现出很陶醉的样子，刚想夸一句是好茶，感觉有些不妥，赶忙把话咽了回去。他用右手轻抚着花白的胡须，目光内敛，认真盘算着整个丧局。

“这丧事嘛，不能超过一期，这是规矩，你们兄弟四个，不能过七天，我看了黄历，初六是一个黄道吉日。”颜景观的话不容任何怀疑和辩解，他是看了黄历的，谁还能与他争？说来也怪，这么大的一个仙鹤村，竟然只有一个颜景观会看黄历，这多少让人心里有些不平衡。柳恒稳曾经想学，但始终入不了门道。

“至于这倒头信儿嘛，今日主凶，最好等到明天再送。这样也好，也让老太太在家安安静静地过个年。”颜景观眯着眼，右手的拇指和食指动作迟缓地由外向内理着花白的胡须，说话的口气里竟带了些伤感出来，让柳恒稳心里一动。是啊，母亲一辈子都是闲不住的人，任何事都要做到最好，她常说要做到一等一，这就是她为人处世的风格。走就走了，就慢慢上路走个悠闲吧。

“咱们多年的兄弟，我有个事要提醒你这个当书记的，你得先合计合计，是不是要为老太太开个追悼会。多少年村里都没有开过了，老太太和别人不一样，当过市里县里乡里的代表，当过各级的劳模，能够担得起，其他人没有这个资格。不过话说过来，以前村里的普通老百姓不也是要以革委会的名义开追悼会吗？我们的忠字礼堂，多少年没有用过了，那还是老太太提醒省里的领导给咱村建的呢。人走就走了，但也得给老人家留个念想，让她老人家体体面面地用一回忠字礼堂。”

颜景观说完这些，柳恒稳眼里忽然潮润起来。还是颜景观想得周密，总能想到别人的心眼里去，怪不得他当大总理村里所有的红白喜事都能办得风光体面，也真的不愧为颜氏族长。

“如果按我的想法，还可以请一个戏班子，会唱样板戏的那种，为老人唱上几天。婶子一辈子都忘不了样板戏，那是她的命根子，不能丢的。”颜景观不再说老太太，而是专门用了婶子的称谓，显出了他的诚意。说实话，红白喜事的大总理也有一些私心在，无论是谁家的场子，办风光了，大总理也有脸面，办得寒碜了，大总理心里也觉得过意不去，所以他极力地劝说柳恒稳把场面办得大一些。

“这样办有些过头吧？”柳恒稳像是问颜景观，又像是问自己。

好久，颜景观才说：“你是村里的书记，你的妹夫又是乡党委副书记，怎么会是过头呢？办得不体面，让外人笑话。如果你是怕花钱，可以从其他方面省一点儿。”

“钱不是问题，我怕造影响。”

颜景观脸上的笑容一闪而过，“发丧就是尽孝，这是规矩，什么叫造影响？什么叫过头？什么叫不过？这事毕竟只是我自己的一点想法，我觉得完全适当。老弟自己再咂摸咂摸，我不能乱做主。”

柳恒稳掏出烟，递给颜景观一支。颜景观把烟纸撕开，把烟丝按进随身带着的烟袋锅里，这是他多少年一直没有改变的习惯，再好的烟也必须按进长烟袋里吸。柳恒稳自己也点上一支，坐在地上，大口大口的烟雾迅速地从他嘴里喷吐出来。柳恒稳下意识地扭过头想看看母亲，忽然发现蒙在母亲脸上的蒙面纸又动了一下。他瞪大眼睛再看，又好像是自己看花了眼，纸上没有了任何动静。

“我得想想。”柳恒稳说。

又有几起吊唁的街坊来，拖着长长的哭腔，很明显是干打雷不下雨的。妯娌几个陪着干哭了几声，互相劝解着起身，然后到里屋说起了家长里短。

九指老太来吊唁的时候，已经是正午时分了。九指老太从来不给人吊唁，仙鹤村人尽皆知。但这次不同，因为九指老太和样板老太是一辈子要好的姊妹，比亲姐妹还亲，知心话说了一辈子。选在正午时分，九指老太也是考虑再三。这个时候是一天中阴气最弱的时候，自己也是快要走黄泉路的人了，不能让阴气伤了身子。九指老太的哭是真哭，泪水虽然稀少，却是滚烫滚烫的。她的哭没有内容，只是喃喃着：“怎么会这样呢，怎么走这么早呢，你怎么不管我了呢？”然后就是流泪。但她更多的是想自己比样板老太小两三岁，是不是也快要入土了。入土也好，入土为安。越是这样想，九指老太的泪流得越多。

柳恒稳的老婆邵秋之把九指老太劝了起来，想让她到屋里坐坐，老太太坚持要走。眼看着她颤巍巍地离开，柳恒稳忽然觉得心里堵得慌，也更加可怜起这个命运多舛的孤寡老人。

2

天忽然间就阴了起来。大年初二，应该是候新客（念 kei）的日子。一大早上就有了厚厚的云，似乎要下雪的样子，压得人几乎喘不过气来。那些盼着浑身洋溢着新鲜气息的女婿回门的丈母娘们，忽然间就有了些不悦，心里抱怨着、嘴里嘀咕着老天爷怎么会这样。

柳恒声出了大门，本想去地里转转，看着阴沉沉的天，心里嘀咕着，一麦二豆三芝麻，今年豆子的收成肯定不会好。不过这年头，已经很少有人种豆子了，产量低，价钱也低，还不如一年两季的麦子玉米，省事，价格也合适，并且这两

年都在涨。刚出门，柳恒声就发现老伙计颜景玉正在和侄子柳方或站在自己的家门口说话，便打了招呼：“你们爷俩过年好啊？大清早的，在这儿胡咧咧么呢？到家里喝一壶啵？”

柳恒声是出了名的铁嘴，村里人都说他的嘴皮硬得和打铁的砧子一样，随便你怎么敲打，都没事。村会计孙维下曾经给柳恒声开玩笑，说：“你可得保护好你的嘴皮子，这可是咱的村宝啊。冬天不能冻着，夏天不能晒着，下雨天更得给你的嘴皮子打好伞，可不能泡木涨喽。等你死了之后，什么都不要留，就把你的两片嘴皮子留下，晒干了挂在墙上，让过路的人都猜猜是什么东西，肯定不会有人猜出来。如果再竖起来晒，就更没有人猜出是什么玩意了。”柳恒声便回应他：“这个我同意。但我也得把你的嘴唇割下来，不晒，放在那个叫福什么林的药水里泡，泡木涨了，再让别人猜猜是什么玩意儿。”两人的玩笑谁都没有沾光。铁嘴的嘴皮子不但硬，还拗。有一次赶集，因为别人无意间撞了他一下，他开口就骂了句“操你娘”，人家要揍他。铁嘴脖子一挺，说：“操你娘就是骂人吗？这根本就不是骂人，是夸你娘漂亮，不漂亮谁还想操？”那人气得火冒三丈，捏住他的脖子，问：“我承认这句话不是骂人，我操你娘你愿意吗？”铁嘴更是强词夺理，说：“我娘已经七十多岁了，让你操你也不愿意。这不就说明道理了吗，操谁谁漂亮。”那人见铁嘴死活不论理，又这么一大把年纪，算是不跟他一般见识，把他的头搥到地上，说：“我真想把你的头塞到裤裆里。”算是饶过了他。但这事却在仙鹤村传开了，总有人问他：“操你娘是不是骂人？”那些和他父亲同辈的小叔们，更是肆无忌惮地开着玩笑：“我不嫌你娘丑，给你娘吱声一句，得空让我操一把？”铁嘴心情好的时候，一笑而过，不高兴的时候，便祖宗八辈地骂上几句，算是回应。铁嘴不但嘴泼，还总是没有把门的，说话不讲分寸，不论场合，而且喜欢听别人说些乱七八糟、稀奇古怪的人和事，不管长辈晚辈，也总是随便开着玩笑，所以村里的小辈们也总是没轻没重地拿他开涮。

“铁嘴叔，刚才景玉叔跟我说，你们两个年轻的时候经常比谁的家伙什儿大，他说没有比过你。现在上了年纪了，你的家伙什儿还是那么大吧。”

“你这个小王八羔子，大过年的，怎么能拿你叔耍着玩啊。行，那我告诉你，现在拿出来比你的个子还高，不信你钻到我裤裆里看看。”

“叔，你的大我承认，那我问你一句，你们家我婶子那洞得有多深啊，是不